

新
知
錄
摘
抄



新
知
錄
摘
抄

劉仕義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新知錄摘抄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新
知
錄
摘
抄

此 據 紀 錄 彙 編 本
影 印 初 編 各 叢 書
僅 有 此 本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十六

新知錄摘抄

劉仕義

賢智之過

吉水羅念菴先生以議大禮不合去之屢詔不起居
講學務啟實踐接引四方有志之士莘莘不倦嘉
末郭希顏以放棄佚臣伏畎畝不忘君之義上疏
儲貳朝廷惡其希功干進處以極刑先生聞之
感動因思昔人薰膏之譏遂禁趾不踰中閭者
十諸縉紳皆謝絕之歲癸丑楊繼盛在武選謂嚴

嵩當國專權稔禍發其十惡五奸曰臣居兵曹以討賊爲職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天下一大賊也卒以危言就戮劉仕義曰念菴知道者也二公其賢智之過矣昔唐中宗時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朱子綱目書曰殺處士韋月將劉友益書法曰月將退處山林而與聞宮掖之事出位甚矣書處士病之也然則郭公寧能免於朱子之議乎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邵子曰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然則楊子寧能免於越俎之嫌乎大抵君子不

貴於成諫貴於有以善其成觀於春秋之書洩治無
褒辭其旨深矣是雖視世之梯突脂韋循默苟容者
爲賢然以中道律之寧不深爲君子惜耶

唐荆川

唐荆川順之以議大禮不合而去養高林泉海內矜
式厥後倭寇猖獗應命總戎乃大不厭時望士論以
是少之劉士義曰此不足以病荆川也昔翟焦謂梁
惠王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
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
若此其宜也或曰荆川可以出邪曰荆川多技能洞

韜畧諸算法嘗觀王子應電所註握奇經謂王君年
始衰矣而志尚壯今塞垣多故安知不有知君而舉
之者使之儒服立軍門親鼓輦之間以與老將角短
長而知其勝算之果不能出吾書也則王君乃可以
自信矣豈其亦欲以自試也乎殆哉其岌岌矣不出
可也又嘗自言其曉天文精曆法每嘆屠龍之技無
所用之豈其亦爲技能所使也乎殆哉其岌岌矣不
出可也

治體

居官以不擾爲貴老子烹鮮之喻柳子種樹之說可

謂達於治體者矣淺識之人每自矜其智自炫其才
日驅所治之民而奔走之日取前人之成規而更易
之殊不知上日勞而下日困矣其何能治哉王陽明
先生知廬陵時務以玄默化民縣庭晏然民有訟者
亦不令人拘捕但以一木牌付訟者俾人隨牌至而
已其不擾類如此噫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父
母斯民者所宜深念也

詩有別趣

昔人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誠然矣其謂詩有別趣
非關理也則殊未是杜子美詩所以爲唐詩冠冕者

以理勝也彼以風容色澤放蕩情懷爲高而吟罵性
靈爲流連光景之辭者豈足以語三百篇之旨哉近
唐寅送人下第詩曰王家空設網儒子尚懷珍唐荆
川以爲是有怨意因舉唐人詩曰明主既不遇青山
胡不歸如此胸次方無係累也此見詩之命意當主
於理矣都穆咏節婦詩曰白髮真心在青燈淚眼枯
沈石田以爲詩則佳矣有一字未穩禮經曰寡婦不
夜哭燈字宜改作春字此見詩之用字當主於理矣
若謂詩有別趣非關於理豈不謬哉

山林之樂

唐人有詩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
嘆世人假途躡榮守資待次沉酣於名利中而莫之
止其於徜徉山林之下自有樂地殊未知也夫政務
之擾孰與琴書之娛冠裳之拘孰與野服之適午門
待漏寒威逼孰與睡覺東窓日已紅省急流中勇退
者誠達矣哉吉水羅念菴洪先建言忤旨由翰林歸
田厥後當道交章屢薦堅志不起嘗有詩曰獨坐空
庭一事無秋風春雨自團蒲而今始解閑非偶到得
能閑幾丈夫吁公亦可謂超然有見者矣永豐羅一
峰倫以抗章忤權貴由修撰棄官而歸作詩曰五柳

先生歸去來芰荷衣上露漙漙不由天地不由我無
盡烟花無盡杯別樣家風幽澗竹一般春意隔墻梅
老來只怕風濤險懶下瞿塘灩澦堆吁公殆薄軒冕
而愛泉石者乎鉛山費健齋宏以總角中狀元及第
爲黑頭宰相既而以權勢怨憎之所集得請家居年
尚未五十日居小樓名曰至樂大學士王守溪鑒寄
以詩曰橫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擬鄴侯日與聖
賢相對語身於天地復何求三峰有意當窓見一水
無聲繞檻流試問主人何所樂本來無樂亦無憂吁
殆知進而知退者哉

楊公翥

天順間都御史陳智性甚狹撻左右之人無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領一人捧匱一人捧漱水盂一人執帨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有三四人被其掌者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卽怒叱從者拿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爲逐捕之狀少頃俟其怒解稟問拿何人乃叱之曰是蠅一日堂上靜坐因岸帽取錯剔指失墜於地怒其錯不得已而起坐自拾錯觸地磚數次若懲其錯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屢有聲卽撻之或諫以暴怒爲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

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欲撻之輒忘其戒取木方以擊之怒性既消觀其所戒悔之莫及也其褊狹類如此成化間尚書楊公性甚寬隣家構舍其桶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或又人侵其址公有普天_王皆王土更過些些也不妨之句隣翁生兒恐乘驢驚之賣驢徒行又其先墓前碑爲數田兒戲推仆墓人奔告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兒毋驚之其寬厚類如此噫夫人之性莫病於狹而莫貴於寬事之所以得其理者以寬得之也事之所以失其理者以狹失之也禍福成

敗之基其在茲乎學者當以智爲戒以楊公爲法

碧光

予一日晚如廁見後室有梨木字板二片合置几上側縫有碧光一道射出寸餘舉而揭視中有碧光數點瑩然相叢一木皆然締觀之宛然螢火也久之不滅及排房闥視之燈下無有矣因以語室人大以爲異室人曰此蜈蚣光也家居時暑夜納涼親見有光三寸許遊壁間近視之蜈蚣也隨足所踏皆碎光其唾涎亦成光噓氣亦成光此豈蜈蚣所致也歟予聞之尋光處絕無痕迹可見又考諸類書蜈蚣一名螂

蛆一名羨慕一名百足一名馬蛭一名蛆螺一名馬
陸一名商距初無此一種豈古書所載亦有遺於見
聞所不及者歟又世人恒言鬼火夫鬼無形與聲者
也安能爲火豈亦此其類也歟又世人恒言浮屠中
有舍利光舍利者佛之法身所煉有骨舍利髮舍利
肉舍利血舍利夫佛旣涅槃矣寂滅矣安得有光豈
亦此其類也歟因識之以質諸博物者

幸不幸

南京聚寶門外雨花臺側有僧寺十數區東西並列
中一寺側有梅將軍廟焉每朔望日城中外居民焚

香者以萬計尚書王公以旂爲之碑記將軍者梅賾也東晉人但言其曾上書傳爲有功於吾道耳初無他績可紀亦無惠德在民及有靈驗顯報之跡不知緣何居民崇祀如此之衆且久也將謂其祈福益歟當世之最尊信者佛耳諸寺中曾不蒙一香一燭之敬何也豈神亦有幸不幸也歟雖然賾猶有功於吾道也象至不仁舜封之有庫唐時土人猶祀之柳子厚作道州毀庫亭神記則旣已毀之矣及觀王陽明先生象祠記則貴陽至今猶祀之斥於唐而存於今毀於有庫而猶盛於貴陽象亦何幸而得此也耶因